

北海文史

第十一辑

战事·兵燹

涠洲海面的一桩历史奇闻

风流将领被缚缴印

明朝，龙门水师一位将领，在巡海的官船上，有歌姬作陪，置酒顾曲，作逍遥游。不料乐极生悲，在涠洲海面上被“海盗”俘虏夺去印信。这桩秘史奇闻，下文自有交代。先说如此风流的将领和藐视皇法的“海盗”，是在什么时候何种土壤冒出来的？

明朝“剧寇”蜂起的社会根源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封建时代，社会安定的要素是人民“食足货通”，才可能受皇法规范，不走邪门，如此“则教化成”。反之，人民“饥寒迫身，不得已而为盗”，社会则动乱，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根本问题是朝政腐败，社会物质分配不公。明朝自洪武开国到崇祯改朝的二百多年中，财政体制均未按“强本节用”的准则，土地多受兼并，使“富国之本”的小农经济连遭破坏。皇室的奢侈腐化，“耗财之道广”，又使掠夺性的财政体制不断强化，造成恶性循环。嘉靖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王府衙门，“岁费(银)二三百万两。”万历朝，“宫中用宫女九千人，太监十万人之多。”光是后妃宫女的脂粉银，每年开销四十万两。明宫中一日的费用，等于清朝康熙朝宫中一年的开销。“府库匱缺”，则加重税赋补救，不足，向地方征调和滥采自然资源，派到全国各地采矿、采珠、榷税和买办的“中官(太监)遍天下”，驱胁官民，巧取豪夺，合浦产珠，采珠太监坐镇白龙搜刮，成为朝廷掠夺下的重灾区，以致“珠贼”揭竿而起反抗暴政事件此起彼伏，而“海洋聚劫者，皆起蛋家。”这就是对本文开章提问以及“海盗”二字加引号的解答。

奇闻发生地点与时间 奇闻典源，出于清朝光绪年间合浦知县俞功茂著《碧城杂志》中《涠洲说》一节，文中虽不确指出事地点，但文章的命题已作了不说明的说明，即在涠洲海面。至于时间，文中也有缺略，但据史地经典著作《方輿纪要》说：“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合浦沿海)珠贼为患，增兵戍守(涠洲)。”

又据《明史》所载，万历间中官肆虐地方最甚，是官迫民反最频繁的朝代。故知出事时间是万历十七年前后。

风流将领遇“贼”被虏失印经过 钦州龙门水师将领某公，执行例行公务驾船巡海，官船装置豪华，非同一般。此公虽属武将，然而倜傥风流，每次巡海都征选歌姬同载，置酒称觞，弹丝品竹。以其说执行军事任务。不如说驾着活动香巢，寻欢作乐。这次巡海，天气晴朗，水天一碧，波浪不兴，一片“太平”景象，官船上，牙旗与锦帆齐张；笙箫共鼓乐并作，这位将领身着锦袍，腰系印绶，高踞舱中虎皮椅上。尽情享受珠围翠绕，莺歌燕啖，佳肴美酒，称觞按拍之乐趣，弄得神魂颠倒。简直不知人间何世了。忽然水平线上有数点黑影，乘风破浪朝官船驶来。亲兵禀报，只当是渔舟贾舶，毫不戒备。转眼之间，一声螺角，众船四周靠拢，无数彪形大汉，个个快刀出鞘强弩上弦，一头目率先飞身过船，官兵来不及格斗，连同他们的风流上司统被捆缚。“海盗”们并不伤害他们性命，说声“委屈”，将他们押上小船，任其飘流。这艘豪华官船连同印信旗帜，以及吓得花颜失色的女人，统属这班不速之客所有。于是众船“悬铃挂帆，徜徉而去”。这班水师官兵虽然遇救免溺，但这位将领所犯失印渎职之罪，该作如何处置？原文不载，不敢妄测，只好由读者来判断了。

(《北海日报》1996年7月20日)

中越两国会剿海盗纪略

连接中越两国疆界的北部湾水域，向为水运枢纽和著名渔场，商船渔舟，不绝如缕。其中岛屿港湾，星罗棋布。历来是海上义民活跃之区；也是海寇藪尔藏奸渊藪。清朝初中叶以来，水域中海寇出没频繁，中越两国濒海人民深受其害，因而曾有两国会剿的记载。今摘其要记述。

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夏历，下同)，安南国土匪剽掠接近中越边界线越境内的桃山。广东督抚传檄钦廉沿边官兵堵截防御。

八年(1743年)四月，安南人王儒二、韦福馆二股匪攻陷并大掠谅山，兆晓股匪攻掠清河。两广总督传檄沿边沿海兵弁及水师加紧防御。

十一年(1746年)十月，安南国王黎维祜遣海阳镇目范廷重，递解擒获在北部湾海上行劫的越匪裴联才、范纯厚、裴得顺、范平富、阮有祚、阮武胜、阮光宗等七名，在中越边界上枭首，以示合作。

嘉庆二年(1797年),安南国王阮光纘擒获中国海盗黄柱等63名,引渡交我两广总督吉庆法办。此前,越方曾奉清廷照会派水师助剿,今奏功报命。清廷为此特派专使赴越,颁赉勅谕嘉奖,同时赏赐玉如意、蟒袍锦缎、纱绸、瓷器以及玻璃等礼物。

道光十二年(1832年)初,安南奸民阮保,化名陈加海,结伙为盗,钦廉人杨就富、林致云亦参伙为奸,因他们谙熟我方地形民情,并出谋划策,阮保推杨为首、林为谋士。设总头目、大头目和分支头目各数十人,各领匪众,占九头山、青鳞山为巢穴,横行海陆,中越沿海人民大受其害。

廉州知府张培春遣副将高宜勇、都司余清分驻钦州西蚬沙和小白龙防堵,匪船乘虚来犯北海,合浦县训导叶轩认为官兵远在西线,猝难回防,建议“教民自守”,火速组织渔民乡勇“水团练”协剿,时届秋收,必须组织抢收晚稻以绝匪粮,知府接纳照办。这是合浦海上民兵的滥觞。闰九月,知县翁忠瀚率水团练围剿侵入南漓海匪,生擒匪分支头目李亚德,又在澜洲岛擒斩大头目梁口有、蓝五晚等匪众56名。钦州方面,州判沈炳文在竹山外港擒获越匪大头目阮亚官并盗船一艘。十三月,驻西蚬沙都司余清亦率水团练直逼九头山匪巢,通过内应,计诱匪首下山,在渔涌港设伏,一举抓获总头目杨就富二十余名。贼目冯生疔痣率匪倾巢顽抗并图劫犯,官兵与之恶斗二昼夜,阵斩冯生疔痣、李亚吉等匪百余名,击沉贼船十余艘,贼众溺死甚众。只剩越匪首恶阮保仍踞九头山负隅顽抗。

廉州府文武百官会同琼州镇总兵、游击,高州府通判等合剿,方拟乘胜直捣匪巢,以收犁庭扫穴之功。两广总督卢坤以九头山属越地,碍难孟浪越界。乃奏请朝廷传谕照会越南国土会剿。在中越两国官兵团勇围剿下,九头山陷落,斩杀匪首扛轿佬、亚矮一2名,匪众跳崖溺死的不计其数。阮保逃至雾水洲落网,解回越南伏法,肆虐我四府十数州县的剧寇,在中越两国联手打击下遂告覆灭。

(《北海日报》1996年7月12日)

智勇英风薄海云

——北海人民抗法斗争一百零一周周年纪念

属于中国近代一页壮史的中法战争,距今已绵历一百零一周年了。这场由两广人民付出重大代价的正义之战的胜利果实。虽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主宰下,以中国胜而不胜的惨局而断送,可是作为以弱胜强的战例,鼓舞中国人民反帝斗争

的勇气和信心，其历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地处桂南门户的北海，曾是法国殖民主义者较早地瞩目染指之地。在镇南关战役打响之前后，在北海方面所发生而成为这场战争整体部分的事件层出不穷。因为岁月久运，战争的血火硝烟遍及滇桂粤三省海陆畛域，而且战机多变，故在史家的笔下，不是史有缺文便是语焉不详，致使北海军民百年前智退强敌的一曲悲壮旋律的音符，从未标在历史的线谱上，故未曾被人们所赞颂和讴歌。爰撷拾丛残，整理口碑，凑合成文，借以发北海人民爱国义的潜德幽光；以冀发扬爱国爱乡的传统，为北海开发建设作贡献。

1、北海“封港”事件的历史背景

1885年(光绪十一年)3月7日，法国军事当局单方面宣布军事封锁北海港，史称“封港”。但直到14日，才有法国战舰1艘闯入北海港航道外下锚，次日，又一艘更大的战舰于同地点并排地碇泊，从此日起，凡进出本港货轮客船一律接受其检查，理由是防止输入军事装备。致使轮船绝迹，市民惊恐，漏夜疏散，口岸贸易停顿，闹区顿成死市。人们可能质疑，由广西军务帮办冯子材指挥的各路清军粉碎入侵我镇南关的，震惊中外的战役，是在3月29日才打响的。法国为什么提前20天便对北海进行“封港”了呢？综合各种资料分析，法国的提前行动，除了军事目的，应该说也包含经济目的。可以说，镇南关战役第一炮是在北海打响的。

军事目的。北海是广西的海上门户，与越南毗境捷通，在镇南关战事一触即发之前，法方如果把北海或者钦州作突破口，直逼南宁后方，势必取得主动。而且，清政府的国际援助(主要是购进军火)渠道来自海上，故对北海“封港”，一可窥伺北海边防的虚实，二可切断军火输入的渠道。

经济目的。北海是中英《烟台条约》缔约开放口岸，故关税和通商等特权被英国人夺了头筹，法国对此实心有不甘，这种心态，早在1883年，法国总理茹费曾毫不掩饰地透露：“在广大无边的中华帝国内(各个西方国家)竭力地攫取他们自己的一份(利益)”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在中法争端公开化之前，就曾加紧在北海打入经济的楔子。自从1879年(光绪五年)北海港出现第一艘定期航班的外轮开始，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北海港华资的航运业，从传统的红单船到现代化的招商局轮船，逐渐被以法国为主，丹麦和德国为辅的轮船公司排挤退出历史舞台。在意识形态方面，法国天主教会早在同治八年(1869)便在涠洲岛建立

了杠杆的支点，然后卓有成效地向钦廉各县扩展了教务。但是经济的天平即始终倾斜于英国。要改变这种现状，法国内阁认为，只有通过不可避免的兵戎相见，以自我估计稳操胜券的战胜国地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才能达到目的。北海的“封港”行动，除了上述军事目的，又是这种图谋的一种努力。

法国“封港”产生的后果，首先损害了英国人在北海的利益而引起舆论的反弹。北海关英籍税务司惠达宣称，法国军事行动的借口纯属“诡称”，造成“(北海)贸易停顿(后果)是不必要的。”一个月后(4月中旬初始)，在“封港”行动尚未宣布结束，而率先恢复航运进港的第一艘货轮却是德国的 signae 号。事实说明，英国人认为的“不必要”的“封港”，国际社会也抱同一观点。可是法国这次行动并未达到其预定的双重目的。在经济方面，却为韬晦已久的中国帆船航运业提供了复苏的良机，发挥了它们不受浅水航道限制的优势，照常航行于近海各埠，法舰对于远在炮火射程外而靠岸扬帆破浪的“支那帆船”竟然毫无办法！红单船填补了北海口岸贸易的真空，进出口额反而比上年有所增加：1884年进出口总额分别是 781210 和 810294 关平两。1885年进出口总额分别是 1536277 和 836017 关平两。

2、法舰开炮为冠头岭上的“拜山”壮采

从 1884 年(光绪十年)5 月，刘永福黑旗军大败法军于河内纸桥开始，7 月，北海街上出现天主教徒数百人静坐示威，抗议清政府援越抗法的“教匪事件”以及东兴边境法舰登陆挑衅事件相继发生。两广总督张之洞判断法军有进窥北海钦州的意图，先后任命参将莫善喜、提督冯子材主办钦州团练，总兵李起高、张德禄主办廉州团练，加强钦廉民团组建，以为“固围御寇之计。”故中越边境防务已提前作了部署。1885 年 3 月底镇南关战役的全胜，完全靠冯子材指挥的“萃军”主力的战功，这支民团成员大多是钦廉子弟。在“封港”之前，主持北海防务的将领是原署“高廉雷罗四镇总兵”、北海外沙蛋民出身的梁安真(字正源)，协防将领是原已在廉州主办团练的右江镇总兵、廉州人李起高及高州镇总兵、天津人张德禄。他们奉命进驻北海后，一方面征集红单船加强海上警戒，一方面在冠头岭奎乾体一带修筑炮台和土垒(俗称“红泥城”)。水陆联防“共策战守，蓄锐静待”。这一切都赶在法舰“封港”之前从容布置就绪了。驻防官兵完全是廉北子弟，保乡保土战斗目标明确，士气十分高涨。

4月4日(阴历二月十九日)清明节。北海民俗最重“拜山”，以边防将领梁安真为首的官兵祖坟多葬在重点防区的冠头岭上，也在此日随俗扫墓，亲兵举着“梁”字帅旗，身穿号衣拥簇跟随。至于挥锄取土修坟以及烧纸钱鞭炮的活动则是军民一体。冠头岭上一时烟火漫天，訇然动地。此种情景，在相距仅数百公尺的法舰望远镜中，无疑是主帅临阵督战，军士挖掩体放炮反击的军事行动，便迫不及待地向岸上目标“连开巨炮十余口，(每炮)弹重三十六斤(轰击)。幸得将士无伤。”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法国兵舰开炮为梁安真拜山庆贺”话题，但却有当时“办理广东防务钦差大臣彭玉麟。两广总督张之洞以及广东巡抚倪文蔚的“电奏”可稽的。

3、北海军民智退强敌

法舰见我无进一步行动，依然赖着不走。数日后又拦截一艘商船“搜查军械”。气焰十分嚣张。我守军官兵忍无可忍，但限于装备落后以及上宪“毋轻启衅”的约束而无可奈何。但能把它吓跑，却是两全之策。于是演出了一场出神入化的“厦击”场景：

阴历三月下旬之夜，北海港月黑风高，海上因敌舰搔扰而无一星渔火。冠头岭至乾体海岸半径十华里海域内，突然炮发连珠，巨响动地，炮火迸射出烛天彤云，光焰经久不散，这种情况，使敌人摸不清这究竟什么武器以及发炮目标；在火光水影中忽然发现有无数士兵像鸭群般向战舰游来，还不时在水中发射“火銃”。用毛瑟枪密集反击也无济于事，不由得法国鬼子胆怯了：支那士兵有高超的水性和不怕死的胆量，拥有威力很强的新式火炮和能在海中发射的步枪；说不定还因掌握比鱼雷还厉害的水底爆破技术呢？如果被他们接近军舰，我们将会连同法兰西移动的“领土”葬身海底！此刻除了赶快溜走已别无选择，为此，二舰同时升火起锚，高速向外海逃跑。那是5月22日午夜。从3月7日起至今历时75天的“封港”历史事件划上了句号。

原来我军施放火炮的火药中，渗入了谷壳、木糠、炭粉和生盐等物，发射时的光焰有猛烈、扩散而持久的效果。至于海中“士兵”的替身演员，是用无数瓦瓮盖上锅盖形的竹笠(绿营兵的穿戴)，将点燃的神香缚上爆竹插在瓮上，放入海中，乘潮退水流向航道外泄，涌向敌舰锚地，才有上述的一幕。

(《北海日报》1996年4月20—22日连载)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芦沟战火燎边民

1937年7月7日午夜，华北日本“中国驻屯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提出进入宛平城搜查的无理要求遭我拒绝，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射击，中国驻军奋起反击，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主张国共合作，抵抗日军进攻的通电。地处南方海防前线的北海市，虽然远离华北战场，可是凭着它的军事地理赋予人们的政治敏感，继承自晚清以来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来反帝反日斗争的传统和与华北同胞血缘相关的本能，千多公里以外的硝烟弹火，也灼痛了北海人的肌肤。国难当头，北海人在芦沟桥事变发生的非常时期内，究竟做了些什么？在这一隅土地上又发生了什么事？作为躬亲见证者，有责任向处在先辈们曾梦寐以求的升平祥和时代的晚辈介绍一二，以为“后事之师”，这对进一步促进北海历史的发展将是有意義的。

7月8日，合浦一中(北中前身)进步学生自发上街演讲，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8月中旬，为适应战时发动组织民众需要，“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合浦分会北海办事处”成立，警察局长周育廷任主任，镇长杜寿卿、一中校长劳开连任副主任。这虽是官办的社团，其中却有中共努力推动下重新形成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作用；也是继“一·二八”事变后北海学生组织“抗日救国会”与“检查日货纠察队”等组织的延续和向次年3月成立的“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过渡。

9月，北海进步知识分子分别组织的“北海民众戏剧研究社”(简称民众剧社)和“海燕剧团”相继成立。主要活动是业余演出抗日话剧。民众剧社以演出街头活报剧《捉奸》而出名，它也是战时社会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海燕剧团以巡回到八区范围内的合浦、灵山，海康各县演出大型话剧《黑地狱》、《春风秋雨》、《夜光杯》、《烙印》等出名。

首批请缨杀敌的爱国青年朱茂泰等12人参军入伍，受到各界民众隆重欢送。桂军175师1049团(后为524团)第2营进驻，负责北海防务。师长先是莫士杰，他调后由副师长秦镇代职。

9月27日，敌舰1艘入侵北海，炮击冠头岭我边防阵地，班长黄亚全1名牺牲。28日敌舰离去。是为日寇入侵北海的首次纪录。

10月22日，日本飞机1架轰炸七星江桥，投弹一枚不命中目标，落入田野中，未伤人。这是日机空袭北海的首次纪录。25日，日舰炮击濠洲岛。29日，日机再度空袭，投弹一枚落于外沙龙母庙内港中，炸死卖菜沙湾农民和驳艇蛋家妇女各一人。

一中学生会创刊《战声》报(三日刊)，报导抗战消息和传播救亡思想。

各乡镇青壮年组成“义勇壮丁队”，在此基础上成立乡镇“抗日自卫大队”，协助防军警戒海防线，维护通讯交通和社会治安。武器弹药由乡镇自筹，用木枪实行军训，每周16小时。

警察局派警丁挨家逐户口头宣传防空知识，实行灯火管制，限令高层民房瓦墙遍涂黑灰。外国领事馆和教会医院的瓦面均要涂刷该国标志，以防空袭。北部湾一时波谲云诡，战云密布。市民以惶惶心情进入国难家恨的岁月。

(《北海日报》1995年7月21日)

冤血流红“大水沟”

1939年8月8日(农历七月十三，立秋)下午3时许，天空乌云密布，轻雷隐隐，不时洒下几点细雨，按规律，这种气候是不会有飞机来“拉屎”的。何况次日盂兰节，该筹备过节事情了。于是，郊区“走飞机”(为防备日本飞机空袭而走出郊外)的市民都纷纷回城，文明菜市的应节买卖比通常更热闹。就在此时，一阵轰轰声在空中震动，人们认为雷响，毫不介意，“警钟”不敲也助长了麻痹思想。突然，4架日机已在头上呼啸，猝不及防的人们才四散奔逃，致使文明路和“大水沟”(今中山西通往的文明市场牛皮巷)两条狭窄小巷，出现两股密度很大的人流。灭绝人性的日本飞贼发现了目标，就轮番向大水沟的南北两端俯冲扫射和投弹。一时血火迸溅，硝烟弥漫。半小时后，大水沟就被瓦砾和尸首填满了，血在沟里流淌，人体残碎的器官贴满了附近砖壁。事后清理现场，这些残缺不全的尸首多是妇幼和老者；有的只剩下一截残肢或半个脑袋！令人惨不忍睹。

这次遇难的有多少？至今尚无确数，至于伤者就更无法统计了。当时《粤南日报》报导只“死伤百多人”，但估计光死的就有这个数目了。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北海所遭到的最悲惨的一次浩劫，日本侵略者欠下北海人民的血债，我们永不能忘记。

(《北海日报》1987年9月8日)

桂南会战第一炮

1939年11月下旬至1940年2月下旬，中日军队在广西南宁东北50公里，以争夺战略要地昆仑关而展开震惊中外的喋血恶战，史称“桂南会战”、“桂南战役”，又称“昆仑关会战”。其序幕是由日本军舰在北海佯攻打响第一炮而拉开的。

战役发生的背景是，自上年10月广州沦陷开始，日军统帅部对我两广将领进行诱降的努力失败，便把主攻的矛头指向广西南宁。因为“一可切断通过南宁进入法属印支的中国(国际)补给线；二是可将南宁作为海军向重庆进行航空作战的基地。”同时估计英法两国正在欧洲对德宣战，无暇东顾，正是占领印支北部的大好时机(日本陆相火田俊六如是说)。

11月14日下午，保甲长逐户通知立即疏散，因为“准备烧街了!”全市居民拖男带女肩扛手提仓惶离开市区。有钱人早已疏散家口财物到安全区，一般贫家下户只能躲进外国教堂和领事馆借外国旗帜庇护。笔者时为小学生，随母亲就近避难于现今外事办的地方——法国领事馆一栋平房内。15日凌晨3时左右，一声炮响，接着是隆隆之声不断。街上传来消息：“日本兵舰炮打冠头岭和地角岭，就要登陆了!”桂南战役就此拉开了序幕。

密集的炮声持续到下午2时，突然停止，准备有素一触即发的北海“焦土抗战”计划并未实施。难民们对此只抱狐疑，并未雀跃。向晚，传来日军在龙门登陆的讯息，北海海面敌舰踪影消失。北海人此时才放下心头堕铅，庆幸身家性命幸免一炬!要不然，北海的历史将不是今天的写法了。这是为什么?此中有复杂的，但却也简单的因素。限于篇幅，另以《海市幸无化火城》一文叙述。

且说11月13日起，北部湾上空乌云蔽日，浊浪掀天。日本第五舰队以妙高、长良、名取等巡洋舰和加贺号等航空母舰为主力，连同大小舰艇50余艘，掩护分载第五师团为主力的各部队的舰船70多艘，从海南榆林港启碇，顶风冲浪而来。14日下午，冠头岭哨所发现万米以外海面，敌舰40余艘分前后三线向我海岸靠拢。第一线12艘慢速开进距岸8千米处停止前进。北海疏散令是据此情况而下的。

北海防军是钦廉守备区属下的175师1049团(后为524团)第二营。是新成立的部队，连同地方自卫大队总共不足千人，装备既差，又无实战经验，海岸线长，布防空隙多，以这种条件抗御强寇，何啻螳臂挡车!守备区原来作战计划，

北海守军只能作形式的“拒止敌人登陆”，着重“实施对北海市之破坏，之后，撤至武利主阵地与敌决战”。北海人虽蒙在鼓里，但军方的消极态势早已使北海人对之失去信心，预感毁家纾难的浩劫将要临头了。

15日上午9至10时，当敌舰炮火最密集之刻，正北海命运系于千钧一发之时！敌登陆汽艇无数向我各处海岸扑来，我军只能以步枪和机枪的稀疏火力抵御。市区内，事先放置干柴煤油的民房举火点，放置炸药的高层建筑爆炸点，被指定实施破坏人员都已到岗，只待军方一声令下，他们就划火柴按电钮，北海立即变成长沙第二，被熊熊烈火所吞没！四万颗民心此刻如受火燎汤灼，哭叫声、祈祷声、诅咒声与炮声合奏成一曲撕心裂肺的悲歌。什么是哀鸿遍野？只有亲历躬受始能体会。幸得日寇对北海只是装模作样的佯攻，意在牵掣钦防兵力，故于当日下午便轻易在龙门登陆成功，直捣南宁，北海幸免自毁之劫。至于说15日我守军曾击沉敌汽艇二艘一事，当时并未听说，笔者曾向当年临战的自卫大队长凌先生、中队长吴先生分别查询，均说实无此事。附记以澄清史实。

(《北海日报》1995年7月21日)

海市幸无化火城

历史上北海曾经历存亡只决于一刻的严峻关头，其背景及梗概已见《桂南会战第一炮》拙文。今要补述的是有关北海焦土抗战的出台以及幸免实施的原委。

焦土抗战本是军方颁布坚壁清野《纲要》中的一个不成文的内容，根据于64军遵照桂林行营指示，用钦廉守备司令部名义，经“军委会订定(于)民国廿八年五月六日施行”，以“科民509号”布告颁布的《坚壁清野实施办法纲要》。纲要共十条，对坚壁清野内容第二条解释包含“破坏可资敌用之建筑物”、“移藏资源”、“迁徙人民”、“经济反封锁”四项。人民普遍关注的是“可资敌用之建筑物”的解释：“战区(游击区)内可资敌用之建筑物，指可资敌寇凭借之军事建筑物及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者而言。其余以不破坏为原则。”对于破坏对象的定性及“实施破坏之时机，由当地最高军事指挥长官命令之(第三条)”。至于什么属于破坏或者不破坏的建筑物？又在何时用何种方式破坏等，均属疑团。难怪市民从《纲要》颁布起都惴惴不安了。原来主持防务的团长巢威经已同八区专员邓世增、合浦县长黄维玉共同拟定了破坏北海计划，民房也因“可资敌寇凭借”而在破坏之列。破坏方式，高固建筑由工兵爆破，民房原则纵火焚烧。都分头做好了准备。工兵

对爆破对象已装好炸药，每街选定的民房纵火点堆放了干柴和煤油，由保长负责看管待命。执行破坏由工兵排长和镇长黄元火召负责，监督实施由第五区长刘瑞图和防军营长负责。破坏实施时机听候团部命令。因此，焦土抗战乃成为坚壁清野的代词。

1939年11月15日上午，日寇在海上进攻最紧张时刻，北海却意外地幸免化为焦土。原因有多种说法，各从处理与参与事件的当事人视角出发。据指挥当时“北海保卫战”的524团团团长巢威说，地方官员和防军师长均“指示不失时机实施北海之破坏……经(巢威)再三考虑，决定保留北海，不实施破坏。一切责任我承担。”(巢威《桂南之战的回忆》)，而据地方人士说，是因为商界代表人士吴炳荣、陈寿卿(商会长)与区长刘瑞图等人向邓专员请求，利用他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和地方保安司令的身份，知会军方慎重处理所致，两种说法各有理据但亦各存片面。

先说巢威团长虽属当日守土抗战的直接指挥者，但未算重大决策的“最高指挥官”，故有资格下达破坏令的应属师部，但也有权决定“破坏时机”供师部长官决策。面对此严峻时刻，也能“考虑再三”地冷静处变，不浪孟从事，避免铸成千古大错，这点却属实情。

再说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和参与人员，是制止这场破坏浩劫的有力因素。他们代表了自己的也是北海人的利益和愿望。他们绝不会主动敦促军方实施破坏而是相反。在紧要关头。他们一致的利益促使邓世增出面要求军方“非万不得已勿轻举火。”而执行破坏的镇长、保甲长和学生队等人的消极行动，也迟滞了工兵的爆破实施。这都属真情。

总之，在北海面临消失的紧要关头而能化险为夷。归结为主观客观原因的巧合，主观原因是地方官自身与其亲朋好友在北海都有较多的产业，专员邓世增有公馆和园林别墅，团长巢威的岳丈在北海有商业根基，(也有长沙大火官员被处决的前鉴)，他们与人民的共同利益构成制止破坏的屏障，客观上是日寇止攻的战机迅速变化，否则北海历史将要改写。

(《北海日报》1995年7月26日)

飞贼天殒快民心

抗战八年，北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惨罹血火劫难。特别自从涠洲岛沦陷，

成为日寇“不沉航空母舰”——在岛上修建军用机场——之后，对我大西南，特别是广西制空权充分发挥其作用，北海处于与沦陷区烟波相望的最前线，自然成为敌机频繁袭扰的目标，北海人民无日不在“红膏药”的机翼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自1939年开始，市内商家都在备外国教堂大院内租一片土地搭棚住下，相连成“街”，穷人则一早便拖男带女疏散到近郊农村“走飞机”，日暮才回到市区。白天市区成死市，夜晚才开店做买卖，城市活动晨昏颠倒，经济生活陷于绝境，这种情况，延续到1944年下半年，制空权转掌于盟国飞机之后才有所改善。因此，北海人对日本飞贼无不深抱不共戴天之仇！而我防空措施只有消极的动员民众疏散，毫无自卫抗御能力，边防军连一挺高射机枪都没有，一任飞贼肆无忌惮地低空乱闯；甚至把贼头伸出机舱明目张胆地俯瞩，市民们惟有仰天跺脚，痛愤交加！幸得上天惩罚，使飞贼自殒，一快民心。

1938年2月，日寇侦察机一架在南宁上空被我军击伤，坠落我市外沙海面，飞行员失踪。飞机残骸被捞起时，全市哄动，不顾空袭危险，倾城往观。飞机残骸由20个搬运工人从龙皇庙(今民权路)码头起岸，抬经中山路往普度震官旷地拆卸，然后运往南宁，供第四战区军事技术人员考察研究。笔者在中山路目睹“飞机过街”一幕，记得有如下印象：

坠毁飞机为单引擎单翼侦察机，机身残缺，机翼左右延伸约6米，机身金属支架一半裸露，翼、尾外壳均为帆布，技术很是简陋。这种“纸老虎”在当时居然能在我神州大地领空横冲直撞！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由此深切体会到科技对国防的意义何等重要！“飞机过街”沿途，万人空巷，市民情不自禁地齐声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抗战到底！”“收复失地！”等口号，发自同仇敌忾的肺腑，慷慨激烈！

1939年元旦，日寇运输机一架(档案和报纸均失记其型号和编号)，飞越北海上空，因故障自行迫降于合浦西村三清庙前田野中(今北暮盐场场部附近)，乘员以田岛大佐为首共5人，知抢修升空无望，便急忙烧毁文件，企图劫持一艘在海上生产的小艇逃命，因海滩水浅，小艇相距数百米之遥，当田岛等寇涉水鸣枪追击时，小艇已向海上远逃。此时，西村和龙潭的自卫队已经合围，田岛等寇知“效忠天皇”的时刻已到，匆忙聚集飞机之下，不理睬正渐渐紧缩包围圈但尚不敢迅速接近的我自卫队要求投降的喊话。由田岛大佐向一字排列下跪的四寇作简短的

“叽咕”之后，用手枪逐个打死，然后自戕。自卫队扑来之时，仅见一堆纸灰与5具尸体在一起。后来把他们草草掩埋在附近山坡之上，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飞机上的物资只听说有军毡若干，成为乡民们的“战利品”了。

飞机机体被农民用树叶和禾草掩盖，以防敌机发现。以上情况，是笔者得于当时的龙潭自卫中队长林先生以及当时任北海国民兵团秘书的黄先生之口。但据《粤南日报》报导，田岛等人是被自卫队打死的。另备一说。

后来，飞机重要部件由驻军技术人员拆卸运走，所有机身的铝片在数日间全被当地农民肢解，作废品换钱，北海和廉州市面上一时充斥铝制发夹、戒指、筷子以及印章等小商品，学生们以得到一片铝片作戒指为时髦，说是“把日寇捏在手中，不忘国耻”云云。笔者与同学们也曾人手一个这种戒指赶时髦。有人把这种铝铸印材一颗送与八区专员邓世增，他特别指定要廉州三角铺刻字名工黄宝廷用老宋字体刻制名章，边款四面微雕《总理遗嘱》全文，常用于公私文牒，视为珍品。1944年笔者在廉州读书时，亲聆宝廷先生口述。附记以作插曲。

当飞机失事一周之后，西场海面飘浮无数吊唁田岛等人的花圈，据目击者说，是日机数架在此一带海域盘旋数天后丢下的。日寇对此飞机下落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不免兔死狐悲；我民众则心明肚亮，拍手称快！

“三·三”奇耻株同仇

(一)

1941年3月3日破晓，日寇海军陆战队同时在广东沿海的水东、电白、徐闻、海康、企沙和北海等六处突袭登陆成功。史称“三·三事变”。这是北海成埠百年的空前奇耻。60岁以上的老北海对此无不切齿痛心，同仇敌忾！

日寇侵华战争自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便进入到中日相持阶段，日本大本营的“速战速决”美梦已被粉碎。为摆脱泥足深陷的困境。敌军于1939年9月和11月，先后发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会战。前者旨在与西陷宜昌的日军呼应，震撼重庆门户；后者旨在切断中国在南方的国际补给线，威胁重庆。但却未能取得主动。1940年，德、意两国在西欧战场得利，11月间日本内阁已为狂热好战的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把持。有此契机，日本大本营乃制订了一个由东条策划的所谓“南进”战略计划，即武装占领东南亚广大区域，夺取其资源，以便尽快“结束支那事变”，然后向英美宣战，与德意瓜分世界。“三·三事变”乃是

日军“南进”前的实战演习和掠夺物质的准备，故目的不在占领而在掠夺。日寇在北海蹂躏仅是六天，却使北海百年元气耗伤殆尽。下面是笔者追忆亲历六天的日志：

3月3日，星期一。严寒细雨。早上6时，母亲将我和弟妹叫醒，让我们多着衣服，说日本鬼登陆了。脸未洗，早餐未吃，什么行李也不及带便仓皇锁门出走，随着邻里就近拥进美国楼（今市府小礼堂范围）；三、四百人挤在一间教堂内。远处传来一阵枪声之后，象是什么都不曾发生，平日听说日本鬼把小孩“抛刀花”心里很害怕，故弟妹肚子饿得很也不敢吭声。

突然有人发觉院外人家楼上有鬼子兵活动，难民们吓得抱作一团，我好奇地偷偷张望，只见鬼子军帽后面垂着四片布条，其余与国军无异。他们正在墙上写一排日文（遗迹在今朝阳里衡兴隆墙上，至今可辨）。晚上章得教堂执事煮粥分发难民每人一小碗，使大家不至枵腹。街上不时传来女人凄厉的哭叫声，大人们说是女同胞被鬼子拉去“开大锅”（轮奸）的。小孩子不懂，只当时是她们被杀害了。街上高速的三轮摩托声震得人们心胆俱碎。大人们每张脸都绷得紧紧的。不知明天的命运是什么？！

3月4日，星期二。寒雨。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这里的难民队伍因不时有人逃进而壮大。据新进来的人说，鬼子单独行动，都不带枪，仅带刺刀一把。不杀人但拉女人，不顺从就打，但怕宪兵。海滩上堆满了掠夺来的棉被、铜铁器、猪羊和三禽、生油米麦等物，拉伕运下兵舰。鬼子在米缸中和锅中拉大便的事例被几个来自不同街区的人异口同声证实。

3月5日，星期三。寒。上午，教堂宣布日本司令官前来“看望”大家。难民们被赶到旷地集中，一群分别穿着黄、蓝、白三种制服的军官，来到难民面前。其中一敌酋叽哩咕噜，通译用粤语说，司令官石凡大佐叫大家不用怕，今晚起大家一律回家。如有士兵为难你们，可以到各宪兵驻所报告，接着是什么中日提携，东亚共荣之类的鬼话。说完是拍照，我们站在后排，有意避开入镜。入夜，所有教堂中的难民都同时被赶出。幸亏难民们事先约定集体行动，集中住到几家大屋内，靠人多势众自保安全，果然奏效。有一寇兵闯入拉妇女被大家制止而不敢怎么样。生活上实行“共产主义”，食物不分你我，有则共享。同舟共济，齐心应变，人间真善美的高境界却在危难中体现出来。

3月8日，星期六。晴。飞机低空盘旋，远处传来炸弹声，街上摩托声、马啼声密集过后归于沉寂。下午人声嘈杂，原来日寇下海退走了。我们回家一看，门被打开，被服家当无存，一片狼藉。街上到处马粪谷芽，海边尽是被焚毁的渔船残骸。满目禾离疮痍、乡国沦亡的凄楚景象！

(二)

1939年11月钦防沦陷，北海幸免蹂躏，于是滋长了北海人的麻痹思想；也因厌倦长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疏散的人和财物已逐渐回来。对于敌艇不时骚扰的警报已不以为意，此所以造成事变发生时外逃居民极少而损失财物至巨的原因。经笔者多年调查与收集资料，时于事变发生和北海人财历劫的全面情况，仅摘要作如下综述，以为痛史的前鉴。

1941年3月3日清晨，天公助虐，严寒兼毛毛细雨，海面能见度极低。自前年钦防失守，防军内撤，北海防务全由地方团队接替，警戒亦甚松弛。当敌艇进入市区海面被发觉时，已来不及动员民众疏散，一盘散沙般的民团武装亦无法集合，遑论抵抗了。敌艇20多艘从4艘军舰上放下，分别从岭底、地角、游泳场三路登陆，岭底一路留少数之敌向廉州方向警戒，其余从高德迂回进入市区，未费一弹而轻易突入“审判厅”（今中级法院）前，以致惊慌失措的外逃居民还误认是“中央军”开来呢！从地角登陆之敌，在外围独树根与外沙尾之间，遇到黄光球率领的合浦县自卫大队的有限抵抗。但很快被敌击溃，黄光球在赵屋岭（今风机厂的位置）腿部中弹负伤而撤退至龙潭。

特别要说的是，在敌我相对悬殊的情势下，黄光球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独负抗敌守土之责，实在义勇可嘉！再说东镇镇长庞国明、警察所所长蔡松年均“曾被（敌）围困，嗣两氏设法逃脱。”原来庞氏是因寇兵包围镇公所（原址在今中山中路支农商店）向内扫射才从梦中惊醒“越墙逃出”的。而庞氏于3月5日在廉州向报界宣称“三日拂晓敌犯北海，本人即往海岸巡视”云云实属吹牛自掩其丑。

日寇登陆线路和盘踞北海的军事举措，对北海地理为何了如指掌？答案是得力于潜伏北海多年的间谍中野顺三的情报。这个于1936年被北海驻军处决的中野，有人怀疑是否间谍的问题，在3月5日日寇于中野生前店铺中供奉灵牌并由敌酋石凡大佐领衔祭奠的活动得到肯定。这个事实，经调查当日被拉去中山公园

搬运盘花设置祭坛的人以及目击者袁华先生等人异口同证。

寇兵在北海外围警戒线不超过 20 公里。重点是在廉北公路段岭底方面，在此构筑工事。周边农村如东北面的军屯、东面的三合口、南面的白虎头均有敌侦察骑窜扰，惟高德、岭底、缸瓦窑村有兵驻扎。向廉州方面警戒。

6 日，寇兵在马栏、翁山、平阳等村劫掠粮食、牲畜甚多，用运输车 2 部往返多次运抵北海，同时纵火焚烧高德外沙民房和北海渔船。附近农村时有小股寇兵出没奸淫掳掠。市内因有外人侨寓(其实只有海关几个外国人)不便公开屠杀，但亦非无日寇的刀下之鬼。

7 日，敌劫掠的物资如金属器物、棉被、食盐、粮油、牲畜等被强拉民夫搬聚海滩，再搬入军舰。晚上，外围敌兵回撤北海，集中大本营海关周围点名。似有撤退模样。

8 日，海面泊有敌舰 5 艘(比来时多 1 艘)。因天气晴朗，敌机出动频繁，11 时许，在中站投弹 4 枚，接着分别在南康、石康、总江口等地投弹扫射。下午，敌寇下海窜走。据当时报纸报道北海的损失统计，虽属粗略，亦可见一斑：

东镇：被杀 6 人，伤 19 人，被掳 1 人，被焚房屋 8 间，被焚船艇 27 艘，劫去耕牛 10 头、生猪 279 头，家禽 3470 只，大米 16.127 万斤、生油 32279 斤，单车 47 辆、食盐 1.23 万斤，糖 1.586 万斤，国币 549710 元，黄金 60 余两以及其他物资等共值 160 余万元。

西镇：被杀 31 人，伤 10 人，被掳 1 人，被焚房屋 129 间，被烧船艇 274 艘，被劫猪 648 头，家禽 1670 只，枪支 36 杆，国币 167750 元，大米 67500 斤、生油 692 罐以及其他物资共损失 123 万元。两镇损失总值 289 万元，未包海关、邮局、银行以及疏散人家的报告。被侮辱妇女不详。

商店，民房门扇家家被砸烂，衣物家俱被烧的烧、抢的抢，遗弃的狼籍满地，到处是被宰杀的家畜家禽残骸，臭不可闻。一片惨象，令人欲哭无泪。家国如此，人何以堪！

血海深仇掀怒潮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仅二个月，日寇魔爪便伸入北海，从此时起的八年中，日本鬼子欠下北海人民的血债最多；加上以往日本货对本口岸的倾销和运出矿石资源等的经济掠夺的旧账，形成了北海人仇日抗日的传统心理。现将芦沟

桥事变以来，日寇屠杀北海人民的主要血债“账单”开列于后：

1937年9月27日，日舰1艘炮击冠头岭我军阵地，杀我守军班长1人（《北海日报》1993年2月7日有专文介绍）。10月29日，日机二度空袭投弹外沙内港，杀我平民2人。

1938年3月，日机先后轰炸我和平设施，向普仁医院（今人民医院）投弹1枚，炸死北海木工名匠马在貽师傅；投弹12枚轰炸一中大礼堂未命中，周围教室摧毁殆尽。9月11日，日舰2艘载寇军登陆涠洲，杀岛民10余人，60多岛民逃难葬身大海，日寇在岛上洗劫奸淫20天才撤走。11月20日，日寇再度入侵涠洲，烧毁港内渔船400多艘，杀岛民3人，然后扬长离去。

本年内，日寇海军在北部湾中掳劫烧毁我货船渔船，有记录的有34艘，遇害船民、渔民262人。日寇在海上杀人用的是特制弯刀将人头钩断；或者捆绑推入海中，手段至为残忍。故

北海人说“被日本鬼钩头”是指海上罹难同胞的专词。货船劫走，渔船则是用一种黄色粘性物质放上船体自行焚烧。

1939年1月中旬，日寇第三次登陆涠洲，从此，海岛沉沦达7年之久。日寇在岛上实行“三光”政策之后，网罗爪牙成立所谓“中华涠洲岛维持会”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岛民不甘忍受奴役，乘小艇外逃的有三千人，葬身大海的不计其数。

日寇统治涠洲期间，杀害岛民136人，被殴打致伤残的多人。在海上掳来的船民商人渔民不下千人，悉数杀害埋在北港的“万人坑”中。

8月18日，日机4架，轰炸“大水沟”（今文明市场通往中山西中的横巷），杀我平民120多人，毁屋4间，伤数十人，血肉狼籍，沟水流红，惨不忍睹。

1941年3月3日，日寇登陆北海，掳掠6天而去（详见拙文《“三·三”奇耻桎同仇》）。5月2日，日舰在海面掳我渔船1艘而去。6月24日12时至19日，日舰2艘在电白寮海面先后掳我货船2艘焚毁，罹难船民不详。7月20日，敌浅水舰2艘在大墩海海面焚毁我渔船数艘后窜走。罹难渔民5人。

1942年3月6日上午，党江恒昌公司盐船1艘在冠头岭外被敌舰击沉，损失生盐5万斤。18时，货船三盛利号在电白寮海面被敌舰劫持往涠洲，损失货物价值10万元，船民在涠洲被杀害。6月22日晚，敌舰1艘从越南驶来电白寮海面，

劫持我客货船 1 艘，乘客 10 人被捆投海中，仅 2 人幸免。7 月 13 日，敌浅水舰 1 艘在冠头岭海面掳我货船 1 艘往溇洲，损失 3 万元，罹难人数不详。

1943 年 5 月 27 日上午，敌浅水舰 2 艘在冠头岭外掳去我渔船 2 艘。6 月 2 日，又掳去我大小渔船各 1 艘。4 日 7 时，日浅水舰闯入我地角网门，掳去渔船 1 艘。

.....

日寇舰艇闯入北海水域作恶，自 1938 年至 1944 年几乎无日无之，其罪行罄竹难书，以上仅是报纸所载片断。当时在北海最高层珠海楼茶楼天台上的蔡客，经常目睹这样一幕：一艘寇舰追逐我帆船，靠近片刻，帆船即被一股烈焰淹没而消失，眼看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受难而无法拯救，其情其景，实在令人擢发抻腕不已.....

(《北海日报》1995 年 8 月 17 日)

枪声如爆迎黎明 ——北海解放亲历记

1949 年 12 月 1 日开始，二万名麇集北海番号不同的国民党士兵，或整或零忙乱走动，高速的军车各朝不同方向疾驶，美军经营的班机日夜不停地升降，粮商收盘不卖米了.....信息闭塞的升斗小民也预感“山雨欲来”了。3 日晚，店户提早关门，黎明前之夜格外漫长幽暗，人们惴惴不安地等待安危未卜的命运的安排。

4 日 4 时许，炒豆般的枪声继初鸣的晨鸡而起。街上密集急促的脚步声和军车呼啸声夹杂近距离的炮弹声，震撼心魄。7 时，枪声渐疏，忽闻狂呼救火，探首外望，浓烟弥漫，探得火源是距我家不远的民权路二家店铺，因军车中弹爆炸引起。为免池鱼之殃，我本能地加入救火行列，此时无暇顾及间有流弹从头上飞过的危险；也未及细看一些国民党离散游勇在解放军枪口下和“缴枪不杀”吆喝中，乖乖地放下枪支的奇异情景。但对解放军在执行搜索残敌任务中礼貌避让群众的表现，却产生了好感和安全感。故在火灭枪息的下午，便放胆到处看热闹去。

市区外围打得最激烈的白石盐场(今文化局)附近，血迹斑斑，布满弹痕的围墙炸崩一角；一群缴了枪的俘虏被几名解放军往外押送。俘虏中有神情沮丧的手提皮箱的一个军官，是几小时前指挥顽抗、夺去解放军的 10 条生命的大队长陈

杰。在珠海东路敌人心脏的“剿总司令部”周围，血水流淌，伏尸纷陈，是市区内的激战点。作为外围的兴华街，在一民房楼顶，敌重机枪手中弹滚落二楼，把住户一位陈姓塾师连同二位荏弱女儿吓坏了。这具血尸只能由三双无杀鸡之力又僵硬了的手勉为其难地拖出去。我来访时，陈先生惊魂还未附体！在民权路和民生路码头口，被遗弃的枪械弹药、军衣钢盔遍地皆是。想见逃敌狼狈情状。遥望海上，敌舰“古进号”不断升火鸣笛，发出吊丧似的哀音，是因为专门前来接运的“总司令”张瑞贵眼下尚未登舰，这位“剿总”于当晚才化装登舰之后，载着他的“海牛”便与逝水沉沙永远消失了。

6日，北海军政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公布使市场很快恢复正常。街上引人注目的一条到处摇尾乞食的大狼狗是张瑞贵无奈遗弃的宠物。对此与主人同命运的丧家之犬，印证了古今多少兴亡的规律。喜听一曲《解放区的天》的高歌，敞开了人们希望的心扉。

(《北海日报》1994年10月3日)

中山舰与北海

第1回

林俊廷率兵入廉州

中山舰受命来北海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10年，清朝海军大臣载洵和北洋海军统制萨镇冰赴日本考察时，耗资68万日元(相当68万两白银)订制的钢木结构炮舰，1913年建成下水时，清皇朝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民国建立，军舰由北洋政府海军部接收，编入第一舰队，首航上海，命名“永丰”，开始服役。1925年4月13日，广州革命政府为纪念孙中山，正式命名“中山”。中山舰服役25年，先后经历了1917年的护法运动、1922年孙中山广州蒙难、中山舰事件和1938年武汉抗击日军战斗四大历史事件。1938年10月24日，被日本飞机炸沉于长江金口水域。从此，一代名舰蒙难于万里长江滚滚波涛之中达58年之久。1997年1月28日上午被打捞出水，重见天日。

话说1924年7月，永丰舰奉广州革命政府元帅府之命，运载3万银元军饷，和10万发子弹，前来北海港，接济在5月初进驻廉州的桂军司令兼边防督办林俊廷部队，是为了满足林军所提的要求，并敦促他通电并出兵讨伐南路军阀邓本

殷的“八属联军”。永丰舰在北海港停留到8月下旬才离去。这是一代名舰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北海港结下的一段姻缘。

永丰舰来北海的重大使命，是为荡平南路军阀，统一全粤，进而统一全中国的北伐的前奏；是国民革命大业的组成部分。为了说明问题，先从当时的南路历史背景说起。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南路（广东西部沿海与今广西钦廉地区）先后属陈系军阀的地盘。孙中山及时任命革命将领、原第四军总司令黄明堂为“讨贼军南路总指挥”，驻节北海廉州，通电讨陈（炯明）。1923年夏，黄明堂被陈系军阀邓本殷、申保藩赶走。1924年10月5日，邓本殷在雷州自封为“广南八属联军总指挥”，申保藩为副，黄志恒为参谋长，于是，南路的高、雷、钦、廉、琼、崖、罗、阳八属地盘，尽为邓氏割据，史称“八属军”。邓本殷驻节高州，申保藩驻节廉州，分掌一方生杀大权。但邓、申之间亦各怀鬼胎，有统一亦有矛盾。

黄明堂败绩他撤之后，另有倾向孙中山革命路线的桂军司令兼边防督办林俊廷，他久蓄出兵南路、问鼎八属之志。1924年初，广州大元帅府即任命林为“广东高雷钦廉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以冀取代邓氏的八属。5月，林衔孙中山之命，率部4千余众由南宁开进廉州。从此才有永丰舰来北的使命。

第2回

黄明堂危城图解围

黎仔兵北海肆劫难

且说林俊廷入廉州之前，原第四军总司令黄明堂已受命为“讨贼军南路总指挥”，驻节廉北，作为讨伐邓本殷的基地。因此成为邓本殷的心腹大患，千方百计以除之。最初邓对黄以优礼相待，致电黄明堂“征求意见”，招他入伙，当遭黄严斥和峻拒之后，便刻不容缓地对黄军实行武力征服了。

1923年夏，邓本殷、申保藩派苏廷有为“前敌总指挥”，申自率一军配合，由钦州直扑廉州。8月底，申、苏两军会合城郊，形成从西、北二面对廉州的合围。

黄明堂委任旅长杨弼臣为城防司令，与参谋长黄乔荪、副官黄梦麟、县长张卓光等共襄城防。兵力有杨弼臣旅、黄明堂义子黄日成团和钟玉臣营等合约2千

人，黄明堂自率梁传楷和卫队备一营驻守北海，以策应援。

申军围城，不断用大炮从四面向城内轰击，急切未能攻下，围困 20 余天后，城内粮尽，军民最后用木瓜芯和老鼠、壁虎等物充饥，形势危殆。黄明堂急向雷州江洪统领陈学昌作“秦庭之哭”，陈乃率“黎仔兵”千余乘船到北海支援，图解廉州之围。

岂料这些“黎仔兵”多系土匪收编，未经正式战阵，且武器清一色的“短喷”（土匪黑话为手枪），在岭底以上与申军接火一触即溃，狼狈回窜，从高德至北海沿途抢劫和奸淫然后下海逃去，北海反蒙浩劫。

廉州城内守军得悉援兵无望，已濒弹尽粮绝内外交困绝境。贪生怕死，见利忘义的杨弼臣便请德国女传教士缒城而出，与申保藩作妥协谈判，接受苛刻条件，开城缴械投降，杀黄日成和营长数人，黄乔荪、黄梦麟的家属老少十数口也惨遭杀害。县长张卓光被罚款 2 万元名为“赔偿地方损失”，实则装进了申保藩的腰包。

廉州解决，申保藩自封为“钦廉善后处长”。黄明堂因杨弼臣叛变，又失义子和损兵折将，眼看钦廉大势已去，乃率残部离开北海。林俊廷继黄明堂开进廉州，无疑是申氏“卧榻”之旁容不得的“鼾睡”者，便与申保藩共同演出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一幕。

第三回

善后处长巧施迷魂药

振威将军败走钦州城

钦廉既已得手，“八属”小朝廷大小头目弹冠相庆。邓本殷以“总指挥”头衔坐镇高州。申保藩当了“副总指挥”兼钦廉方面的“善后处长”，驻节廉州，与邓氏平分“八属”秋色。但他并未满足，乃异志萌生，“不甘为邓氏之下”。林俊廷率军入廉州，先入为主的申保藩见林军来头不凡，便看风转舵。借邓本殷本是林氏旧属的关系，笑脸相迎，同时举行盛大欢迎会；还拨属下张瑞贵一个旅归林编遣，以表竭诚。

申氏此种举动，纯属个人在林、邓之间走钢丝绳，绝“非邓（本殷）意也。”林部进驻廉州后，设“振威将军行台”，高树“林”字大旗，申保藩折节优礼，奉候惟谨，表示“愿听节制”，并遍邀廉州名士墨客，赋诗颂扬申氏礼贤下士的

美德。因此赢来林对申的深信不疑。6月，林分兵进驻北海，一向被地方官看作神圣不可侵犯、中央政府才有权动用的北海盐务稽核所的税款，“概被(林军)囊括一空”，以充军饷；同时电请广州元帅府给予饷械支援，满以为“八属”一方垂手可得了。7月，永丰舰来北海。林俊廷得到军饷和武器弹药之后，并没有按事前的承诺立即发出通电并出兵讨邓，而是被申保藩灌了迷魂汤，寄望于申氏主动交出钦廉方面的军政大权，然后徐图高雷，迫邓本殷就范，故拥兵自重，置永丰舰的使命于不顾。

永丰舰在北海港碇泊等候林氏行动以便覆命，至8月下旬仍未见林俊廷任何举动，才无可奈何地启碇离去。

永丰舰开走后，邓本殷便向林俊廷下手了。9月上旬，邓本殷由廉江称兵压境。此时林俊廷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发表讨邓通电，可是已贻误了战机，造成被动挨打局面。12月中旬，邓、林两军在山口开火，张瑞贵旅乘时倒戈归邓，林军不支，仓皇退走钦州。从此，八属地盘全属邓本殷的小天下，这个反动的八属小朝廷，直至1925年11月，才被广州元帅府派遣国民革命军陈铭枢第十师讨伐覆灭。这是后话。

且说林俊廷山口败绩，退走钦州，邓本殷旋师高州之后，轻车简从，率参谋长黄志恒、旅长邓承菽、李国华等到廉州“慰问”申保藩，申已预测邓的来意实为澄清折节欢迎林俊廷且优礼相待的缘由，申氏心中有数，自然早有应付之词。邓本殷亦老谋深算，洞悉申打林的牌不外以首鼠两端的手段，达到坐收渔人之利的目的，乃因势利导，仍保留申氏“副总指挥”和“善后处长”之职，以为“羁縻”之计。但在下一步邓、申之间明争暗斗未及公开化之前，“八属联军”便被陈铭枢讨伐划上句号。陈炯明余孽才告肃清。全粤统一，为北伐统一大业扫清了障碍。

因此，可以说，中山舰经历的历史事件，应补上讨伐南路军阀这段史实才算全面。

(《北海日报》1997年2月—3月连载)